

The Bars Against Women

■ 譯 雨 新 ■

「丈夫，好父親」的死者，究竟代表些什麼意義呢？來參加葬禮的青年人，除了「形式」以外，有誰真的認識他？隨著時間過去，他將逐漸被人淡忘，雖然今日有許多他的敵人正高興著；數十年後，這一切將僅成爲一抔黃土，兩片枯骨，加上叢生的野草，來點綴這個寂涼的孤墳。「凡人都是同樣的下場，而對於爭權奪利的人，「到頭來連己身都非己之物」那豈不是絕妙的諷刺？」

書中除了描述那大人物外，還穿插著許多小故事。如：「一位婦女，把一塊白布單晾在窗外，還上下抖了三次，而房子正對著邊境。於是就被誤以爲情報員」。像這類事實，讀者應知其意。在極權國度裡，「點滴」的稍異行爲，都將會引起便衣警察的「十分」緊張。

本書動人之處，並不在於扣人心弦的情節，而在於一針見血的實話。作者在出亡期間，接受美國時代雜誌記者的訪問時，說：「書中的情節是真的，而非出於作者的杜撰。」事實上，書中佛蘭克的想法，就是作者的本意。其中，有一段文字，更是全書的主題。且就以這段文字來結束此文吧！「從前，你是強壯、健康而且幸福的人。權力可曾增加你那種幸福？告訴我，睡臥在棺的人啊——你抓在手中的種種權力，究竟有何滋味？」

在

美國，女性現在已堂而皇之地坐在國會席上，身居數個城區的市長，在電視上報導新聞，甚至擔當職業性的傢俱搬運人，但是女性在一個顯然適合她們的行業——醫師——當中，仍然是鳳毛麟角，在全美國的三十萬醫師當中，只有二萬一千名（約佔七〇）是女性，雖然美國現時需要最少五萬名的新醫生，以適應當前供不應求的現象，但是直至最近幾乎尚無一件措施已付諸實行以吸引更多的女性擔任醫師之職。

反之，過去已有够多的事使女醫師們感到氣餒；一個女人如果想接受醫學訓練的話，她所遭遇到的困擾與阻礙是非常可怕的，大部分的醫學院根本就不願意招收女生——恐怕她們在完成教育之前結婚生子並且中途退學。這種恐懼可說是全無根據的。百分之七十的未來女醫生都把婚姻大事遲延到完成教育之後；在求學當中結婚的女生中，有百分之八十七不願在畢業之前（通常是廿六歲完成醫學訓練）生育子女。

未來的女醫生們不願以低於男性的程度勉強獲得及格。她們所要求的第一樁事便是終止在入學試驗中對她們的種種歧視。再進一步，她們要求人們承認已婚女生的難題是與男士們迥然不同的，她們也尋求學校當局採用較有彈性的教學計劃，俾使她們也能够達到與男生相

The Bars Against Women

同的學習水準。然而，至今為止，很少很少的醫學院願意這樣做。

雖然有些學校肯例外地准許女生請產假，但是大部分的醫學院都希望女生在同樣期間內達成與男生相同的教學要求，因此她們只得在家庭生活和職業二者當中選擇其一。另有一些學院甚至視母道為一種輕微的違規，規定初為人母的女生在產後二至十天內回校上課。所以折衷的辦法只有暫時休學一兩個學期。

負責訓練實習醫師和住院醫師的醫院對已婚女醫師的態度也一樣地頑強，絲毫不讓步。大多數的醫院規定她們每週必須和男醫師一樣地工作七〇個小時，另有一些醫院甚至拒絕讓她們免除週末的工作或三十六小時的值班——如此一來，她們便完全與自己的子女隔離了，同時，大多數的醫師專業協會也作一樣苛刻的要求。American Board of Pediatrics 和 the Board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都曾拒絕降低他們訓練住院醫師成為一名專家的嚴格標準。

在這樣的情勢之下，對於那些懷著高度決心的女性同時在家庭的諒解之下——醫師才是一種合乎實際的行業。現在舉數個例子於下：Dr. Edith Shairo，一位女精神科醫師，曾被迫遲延一年進入醫學院，只因為學校職員知悉她當時已有孕在身。當她第二次有身孕的時候，靠著她掩飾的得法，同時順利地在暑假期中產下小孩，並且二星期後堅強地回校上課，她才能够躲過另一次學業上的延緩。第二個例子是 Dr. Nancy Hendrie，一位小兒科醫師，她為了完成小兒科住院醫師的訓練，只得完全拋棄了她的家庭生活，把家庭托付給索價高昂的廚師和管家。

哈佛醫學院的 Dr. Leona Baumgartner，前任紐約市衛生局委員，認為這種女性的犧牲是完全不必要的，作為一個小兒科醫生，她覺得女性在週末時應當和她們的家人相處在一起，她堅信女人能成功地把母親和醫生二者的職務結合在一起；同時她也相信，一旦學校和醫院體認到家庭的義務和需要，並且做一些切合實際的安排，那麼將有更多的女孩願意從事醫學的研究。

在目前醫界短缺人手的壓力之下，已經有少數的學校和醫院開始低頭了，波士頓的兒童醫學中心，在 Dr. Hendrie 的不斷請求之下，自一九六二年起在小兒科內——女性最喜愛的專門科目——開始實施 part-time residency，另外，紐約醫學院專為精神科的女住院醫生開創出一個具伸縮性的訓練計劃，在紐約醫學院的「媽媽醫生」們現在可以分四個時期（每期各為九個月）接受訓練，以代替原先無休止的為期三十六月的住院訓練。這種計劃使得女醫生能够在晚間、週末、和假日與家人共聚，如今已證明為極受歡迎且具建設性，在七年內，在紐約醫學院工作的四十八位女性中沒有一個中途退出的。更多的變化可能即將出現。Women's Equity Action League，一個由男、女二性組成的全國性組織，在去年秋天向美國的衛生、教育、福利部（簡稱 HEW）提出控訴，申訴所有的美國醫學院實行性別歧視。HEW 曾對某些較早期且性質相似的申訴採取行動，如凍結許多大學的基金，並要它們提出放寬女子入學的計劃等。在日益緊縮的經濟情勢之下，美國的醫學院似乎可能使更多的女士活躍於明日的杏林中。